

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三体》的隐喻英译研究

华晓禄

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1日

摘 要

《三体》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杰出代表, 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还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评价, 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品中丰富的隐喻表达。隐喻(Metaphor), 是人类用于理解抽象概念以及事物的重要机制, 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更是传递中国文化深厚底蕴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 从结构隐喻类、方位隐喻类、本体隐喻类对以《三体》原文本及其英译本中的隐喻进行研究, 主要探讨各类隐喻现象的具体运用、隐喻翻译的翻译策略及其表达效果, 对理解科幻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 《三体》英译本在隐喻翻译中主要采用了意译、直译与省略三种翻译策略。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译者选择不同策略的认知动因, 揭示其如何在中西方认知差异的背景下为目标读者重建认知路径, 从而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

关键词

《三体》, 概念隐喻, 隐喻英译, 翻译策略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etaphors 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Xiaolu Hu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June 30, 2026; accepted: August 10, 2026; published: August 21, 2026

Abstract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The Three-Body Problem* has

not only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China but also received high acclaim internationally, whose success is largely attributed to the rich metaphors in the work. Metaphor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humans to understand abstract concepts and things. In literary works, metaphors not only enhance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quality of the works but also serve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nveying the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Based 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etaphors in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Three-Body Problem*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structural metaphors, spatial metaphors, and ontological metaphors. It mainly explor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various metaphor phenomena,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metaphors, and their expressive effects,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hree-Body Problem* mainly adopts thre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metaphors: free transl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omiss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s behind translators' choice of diverse strategies, and reveals how translators reconstruct cognitive pathways for target readers amid cognitive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xts to fulfill the goal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he Three-Body Problem, Conceptual Metapho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etaphor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文学作品的翻译已然成为文化传播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在此语境下，科幻文学因其广泛的受众，在跨文化翻译研究领域逐渐成为学界瞩目的焦点。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杰出代表，不仅在国内引发了热烈反响，在国际上也收获了无数好评。其成功不仅源于本身宏大的叙事架构与深刻的哲学思考，更在于其独特的文化内核与丰富的隐喻表达。隐喻 (Metaphor)，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学修辞手法，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角度，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还为作品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核。并且隐喻翻译研究一直是翻译学研究中的重点与热点，尤其是在跨文化语境中，隐喻的翻译策略选择对文化的正确传递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学界对《三体》英译的研究日益深入，研究视角涵盖了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接受美学、知识翻译学等多个维度。付雅欣(2024) [1] 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三体》英译本进行了系统分析，识别出约 244 个概念隐喻，并将其分为战争隐喻、科学隐喻、宇宙隐喻、太阳隐喻和人类隐喻五大类型。金胜昔、李浩宇(2024) [2] 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对比分析了《三体》不同英译本的译者风格差异。文旭、罗静纯(2023) [3] 则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科幻新词翻译中的创造性认知过程。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翻译策略的描述性分析，对译者选择特定策略背后的认知动因探讨尚显不足。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研究《三体》中的各类隐喻现象的具体运用及其翻译策略，以剖析中国科幻文学作品是如何适应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认知习惯，从而向外传递中国文化的，以期揭示隐喻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机制，为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首先，对《三体》原文及其英译本进行文本分析，识别和分类出其中所涉及的概念隐喻。其次，通过对比《三体》原文本与英译本中的隐喻表达，分析其使用的隐喻翻译策略及其认知动因与表达效果。

2. 理论框架

2.1. 概念隐喻理论

隐喻(Metaphor)作为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其概念定义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将隐喻定义为“将属于一物的词转用于另一物”[4]。现代语言学中,根据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Lakoff)所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修辞方法,而是一种深层次的认知机制[5]。隐喻本质上超越了修辞现象的范畴,它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过程。从定义层面剖析,隐喻的核心在于利用某一具体事物(始源域)作为参照,以理解和诠释另一类相对抽象或不易直接把握的事物(目标域),这一过程构成了一个认知域向另一认知域的映射,不仅丰富了语言表达的维度,更是人类思维模式的重要体现[6]。概念隐喻是源域向目标域的跨域映射,人们在客观世界中进行体验,形成相应的具象化概念从而理解较为抽象的概念,反映了人们思维层面的映射关系。

2.2. 概念隐喻翻译理论

学术界对隐喻翻译方法和理论的关注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先后经历了萌芽、起步、理论导向、语篇与个性特征的四个阶段。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学术界才逐步注意到隐喻在翻译过程中的问题。达古特(Dagut)率先将隐喻翻译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他强调隐喻翻译的成功与否高度依赖于翻译家的双语能力,即在目标语言中寻找与源语言隐喻功能相近的表达[7]。且达古特认为在传统上,处理隐喻翻译的方法可归结为三大类:直译、套用或替代、以及意译或释义[8]。此外,纽马克(Newmark)进一步完善了隐喻翻译的方法,包括保留原意象、将隐喻转化为明喻并附注说明、以目标语中的相似意象替换源语意象、意译隐喻内容、调整隐喻以适应目标语境、删除隐喻元素、以及通过意译重新构建意象等[9]。进入 21 世纪,隐喻翻译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宽,斯奈尔·霍比恩(Snell-Hornby)强调,隐喻翻译需综合考虑文化差异、隐喻的结构及其在具体语境中的功能[10]。谢夫娜(Schaffner)则指出:当源语与目标语中的隐喻引发截然不同的联想时,直译不再是可取之策,译者需灵活选择目标语中相应的隐喻进行替换,或采用解释性翻译策略[11]。在国内,刘法功在其专著《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中,系统归纳了隐喻翻译的三大原则:一是保持喻体特征,力求译文与原文在隐喻层面的相似性;二是根据具体语境补充或调整,以弥补因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的喻体缺失;三是建立汉英隐喻之间的文化关联,确保文化内涵的准确传递[12]。上述原则为隐喻的汉英翻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3. 认知翻译学视角下的隐喻翻译

认知翻译学将翻译视为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操作和思维建构。从认知翻译学的视角来看,隐喻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认知层面的再概念化过程。译者在处理隐喻时,需要经历对源语隐喻的认知解读、跨语言的概念映射以及目标语中的认知重构等多个环节,而译者对源语概念进行重新编码以适应目标语认知框架的过程,则是理解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重要切入点,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需要充分调动自身的认知灵活性,在保持源语文化特色与满足目标语读者认知期待之间寻求平衡。因此,对隐喻翻译的研究不应止步于策略类型的归纳,而应深入到译者选择特定策略的认知动因层面,揭示翻译转换背后的深层认知机制。

3. 《三体》中的概念隐喻翻译及隐喻翻译策略

3.1. 方位隐喻

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是概念隐喻的一种,通过空间方位来构建和理解抽象概念。这种隐

喻基于人类对空间方位的感知,如上下、前后、内外等,将这些具体的方位概念投射到情感、状态、数量等抽象概念上,从而形成特定的语言表达。因此,方位隐喻常常会因为文化差异而显得不同。汉语中的方位隐喻具有独特的文化认知特征,其空间概念向时间、状态、程度等抽象域的映射方式与英语存在显著差异,这为译者的认知加工带来了挑战。

例 1: 你在这里再待下去没有意义了,游戏已经终结,我是最后的胜者。

译文: There is no reason for you to stay here any longer. The game is over. I am the winner.

方位词“下”在该句子中体现出了方位隐喻的一种形式,“待下去”意味着“继续待在原地”,此处“下”的含义体现了汉语使用者的认知,它并非指其本身具有的物理空间层面的内涵,而是包含了一种在时间上持续进行的方位隐喻。在汉语的认知体系中,空间方位词“下”经常被映射到时间域,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延伸,这是汉语使用者通过空间体验理解时间概念的一种典型认知方式。然而,英语中缺乏对应的映射模式,若将“下”直译为“down”,英语读者不仅无法建立起“持续”的概念关联,反而可能将其误解为物理空间中的向下运动,造成认知障碍。因此,在译本中对应的翻译是“stay here any longer”,采取了意译的翻译策略,摒弃了原文中的空间隐喻,运用时间上的延续状态来表现该行为的持续,同样也能够体现“待下去”的含义。译者通过意译的翻译策略,为目标语读者重建了一条无需借助空间隐喻即可理解时间持续性的认知路径。

例 2: 墙角的那一小堆煤用完了也没人来加,炉子很快灭了,监室里冷了下来,叶文洁不得不将被子裹在身上。

译文: The small pile of coal in the corner had been exhausted, and no one came to replenish it. The fire in the stove had gone out a while ago. It was so cold in the cell that Ye had to wrap herself in the blanket.

方位词“下”在该句子中体现出了方位隐喻的一种形式,此处的“下”意味着“减少”,而“下来”则意味着“降低”。在汉语中有着许多相似的表达,如“小王最近的成绩又下来了”,“喝杯菊花茶下下火”,这里两处“下”都蕴含着“降低,减少”的含义。在译文中,如果结合前文的“冷”,将“下”直接翻译为“down”,也符合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不过此处译者选择了省略的翻译策略,将“冷了下来”直接翻译为“cold”,省略动态变化而直接呈现结果状态,既避免了直译可能带来的冗余信息,也符合英语叙事中倾向于直接呈现状态的认知习惯,简洁明了地准确展现了原文的核心内涵。

例 3: 在严寒下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杨卫宁下决心起步走向大门,走得很快,像要把叶文洁甩掉似的,但叶文洁紧跟着他。

译文: It was impossible to stay out here much longer in the cold. Yang began to walk toward the gate. He moved fast, as though trying to leave Ye behind. But Ye stayed close.

方位词“下”在该句子中体现出了方位隐喻的一种形式,此处的“下”意味着“做出,使……尘埃落定”,而“下决心”则意味着“作出决定”。在汉语中有着许多相似的表达,如“最近就在这住下”,“旅游的地点已经定下了”,这里两处“下”都蕴含着“使某事尘埃落定”的含义。在译文中,如果将“下”直接翻译为“down”,就无法对应这种将事情敲定的含义。此处,译者同样选择了省略的翻译策略,将“下定决心”直接翻译为“begin”,未将源语中“下决心”所体现出的决断果敢所表达出来。从认知效果来看,这一省略虽然确保了译文的流畅性,但也造成了源语中通过方位隐喻所传达的情感色彩的弱化,反映了译者在面临文化认知差异时的权衡。

例 4: 但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迹象: 星空分成了两部分,这两部分中星群的图案是对不上的,仿佛两张星空图片叠在一起,小的那张放在大的上面。

译文: But soon, they saw a miraculous sight: The heavens separated into two pieces. Between the two, the pattern of the stars did not match, as though two photographs of the sky had been stacked together, with the smaller one overlaid on top of the big one.

方位词“上”在该句子中体现出了方位隐喻的一种形式,此处的“上”意味着“符合,匹配”,而“对不上”则意味着“无法匹配,不符合”。在汉语中有着许多相似的表达,如“我看不上他”,“这笔账似乎对不上”,这里两处“上”都蕴含着“符合,匹配”的含义。在译文中,如果将“上”直接翻译为“up”,就无法对应这种与期待中的事物相匹配的含义。因此,译者在此处采取了意译的翻译策略,将“对不上”翻译为“did not match”,摒弃了原文中的空间隐喻,使用“match”一词巧妙地对应上了“匹配,符合”之意。译者通过意译将源语中以空间方位编码的匹配关系,直接转化为目标语中以词汇语义直接表达的匹配关系,为目标语读者省去了跨域映射的认知负担,准确地展现了原文的内涵。

3.2. 本体隐喻

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是概念隐喻的一种,通过物质世界的概念框架来理解和构建抽象概念,将抽象概念视为具体的实体,从而更好地去理解和描述这些抽象概念。相较于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在中西文化中具有更高程度的认知共性,将抽象事物实体化是人类普遍的认知倾向,这为直译策略的使用提供了认知基础。

例 5: 我想,你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降临派把主的信息当“人质”,这就是“审判日”号现在仍然存在的原因。

译文: The Adventists are holding the Lord's messages hostage, and that is why Judgment Day has remained unmolested so far.

原文中的源域是“人质”,指的是被劫持者控制的无辜者,用于迫使他人屈服于劫持者的要求;目标域是主的信息以及“审判日”号的存在原因。作者使用了本体隐喻将无形的“主的信息”有形化,将“主的信息”比作“人质”,暗示降临派控制着这些信息,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某种目的。在译文中,译者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将“主的信息”译为“Lord's messages”,将“人质”译为“hostage”,此处的直译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源域(人质)与目标域(信息)之间的映射关系在英语认知框架中同样成立,英语读者同样能够理解“信息被挟持”这一隐喻表达。因此,在该例句与其译文中,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形成了对应关系,准确地展现了原文的内涵。

例 6: 1379 号监听员最不愿意看的,就是显示器上缓缓移动的那条曲线,那是监听系统接收到的宇宙电波的波形,无意义的噪声。

译文: What the listener of Post 1379 disliked the most was seeing the waves that slowly crawled across the display, a visual record of the meaningless noise the listening post picked up from space.

原文中的源域是“显示器上缓缓移动的那条曲线(波形)”,指的是一条具体的、可视化的曲线,它在显示器上移动,具有直观的形态;目标域是“无意义的噪声”,指没有意义、不携带有效信息的声音或信号。作者使用了本体隐喻将无形的“噪声”有形化,将“噪声”比作“曲线(波形)”,暗示这些波形虽然被接收,但却没有实际的意义,就像背景中的无意义噪声一样,使读者能够更直观地理解监听员所面对的情况,表现出了监听员对这些信号的失望和无奈。在译文中,译者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将“曲线(波形)”译为了“waves”,将“噪声”译为了“noise”,源域(可视化的波形)与目标域(不可听的噪声)之间的隐喻映射,并不依赖特定的文化认知背景,而是基于人类普遍的感官经验。因此,在该例句与其译

文中，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形成了对应关系，准确地展现了原文的内涵。

例 7：但在宏观世界，高维空间对低维空间的容纳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上帝很吝啬，在创世大爆炸中只给了宏观宇宙三个维度。

译文：But at the macroscopic level, this is about the limit of the ability for high-dimensional space to contain low-dimensional space. Because God was stingy, during the big bang He only provided the macroscopic world with three spatial dimensions, plus the dimension of time.

原文中的源域是“容纳”，即“容器、容纳关系”；目标域是“高维空间与低维空间”。在这句例句中，作者将“容器的容纳关系”用来描述“高维空间与低维空间之间的容纳关系”，使抽象的维度关系变得具体化，高维空间成了一个容器，而低维空间则是成为了被容纳的对象。在译文中，作者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将高维空间与低维空间的“容纳”关系，用动词“contain”直接表达了出来。“contain”在英语中既表示物理上的容纳，也表示抽象上的包含，其语义范畴与汉语的“容纳”高度重叠，直译使目标语读者能够直接调用其已有的容器隐喻认知图式来理解高维与低维空间的关系，无需额外的认知重构。因此，在该例句与其译文中，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形成了对应关系，准确地展现了原文的内涵。

3.3. 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是最常见的一种隐喻，它将具体的经验或事物的结构应用于抽象、复杂的事物中。通过对应关系，源域的各个方面和层次可用来理解目标域，并且源域的某些特征被突出并映射到目标域上，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新事物。结构隐喻的翻译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源域在目标语文化中是否具有相似的认知基础和联想空间。当源域在中西文化中共享相似的认知图式时，直译能够有效传递原文的隐喻效果；当源域的认知基础存在文化差异时，则需要调整翻译策略以重建认知关联。

例 8：人类可以将太阳作为一个超级天线，通过它向宇宙中发射电波，这种电波是以恒星级能量发出的，它的功率比地球上能够使用的全部发射功率还要大上亿倍。

译文：Humans could use the sun as a superantenna, and, through it, broadcast radio waves to the universe. The radio waves would be sent with the power of the su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times greater than the total usable transmission power on Earth.

人类最常用的隐喻都来自最熟悉且能直接体验的物体或对象，因此在例 8 中，作者运用结构隐喻，将“太阳”隐喻为一个“超级天线”，这种映射将太阳的具体特性——其巨大的能量输出和电磁辐射能力，与天线的功能联系起来，使读者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太阳在宇宙通信中的作用。在译文中，作者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将“太阳”译为“sun”，“超级天线”译为“superantenna”，直译使目标语读者能够直接调用其对“antenna”的既有认知图式来理解太阳的功能，无需跨文化的认知调整。因此，在该例句与其译文中，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形成了对应关系，准确地展现了原文的内涵。

例 9：叶文洁：我点燃了火，却控制不了它。

译文：YE: I started the fire, but I couldn't control how it burnt.

原文中的源域为“火”，是一种具有强大能量和破坏力的自然现象，点燃后就会迅速蔓延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此例句中的目标域并未直接提现，而是隐藏在了前后文中，表现为“三体文明对地球文明带来的灾难”。作者使用结构隐喻将三体文明对地球文明带来的“灾难”有形化为“火”，暗示其不可控性与强大的破坏性，一旦爆发便难以抑制。“灾难是火”这一隐喻的认知基础在于人类对火的普遍认识，将灾难比作火，利用了火“不可控”和“具有破坏性”的突出特征来理解灾难的本质，具有跨文化的普遍

性。在译文中，译者同原作者一样，省去了对于目标域“灾难”的表达，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将“火”译为了“fire”。因此，在该例句与其译文中，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形成了对应关系，准确地展现了原文的内涵。

例 10：人类文明一直是一个孤独行走于宇宙荒漠中的不谙世事的少年，现在她(他)知道了另一个异性的存在，虽然看不到他(她)的面容和身影，但知道他(她)就在远方，对他(她)的美好想象便如同野火般蔓延。

译文：Human civilization was like a young, unworldly person walking alone across the desert of the universe, who has found out about the existence of a potential lover. Though the person could not see the potential lover's face or figure, the knowledge that the other person existed somewhere in the distance created lovely fantasies about the potential lover that spread like wildfire.

在原文中，源域表现为“不谙世事的少年”之于“荒漠”，尤指少年象征年轻、缺乏经验、且处于成长阶段；目标域则表现为“人类文明”之于“三体文明”。作者使用了结构隐喻将无形的“人类文明”有形化为“少年”，通过把“人类文明”比作“孤独行走于宇宙荒漠中的少年”，强调了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渺小、孤独以及对未知的探索与渴望，同时也刻画出了人类对于三体文明的无知与恐惧。在译文中，译者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将“人类文明”译为“Human civilization”，“少年”译为“a young person”。因此，在该例句与其译文中，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形成了对应关系，准确地展现了原文的内涵。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对《三体》原文本及其英译本中的隐喻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在跨文化翻译中的具体运用及翻译策略。研究表明，《三体》英译本在隐喻翻译中主要采用了意译、直译与省略三种翻译策略，以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译者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认知动因。

通过对方位隐喻的分析，发现汉语中的方位隐喻在文化内涵和认知方式上与英语存在显著差异，译者在处理此类隐喻时，常采用意译或省略的策略。当源语中的方位隐喻所依赖的认知图式在目标语文化中缺失时，直译会导致目标语读者无法建立正确的概念映射，甚至产生认知误解。译者通过意译将源语中以空间概念编码的抽象意义转化为目标语中以直接语义表达的方式，或通过省略回避难以转换的隐喻成分，从而为目标语读者重建可理解的认知路径。

本体隐喻的翻译则更多地依赖于直译策略，将抽象事物实体化是人类普遍的认知倾向，中西方文化在这一认知模式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当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关系不依赖特定的文化认知背景时，直译能够使目标语读者直接调用其已有的认知图式来理解隐喻表达，无需跨文化的认知调整。因此，本体隐喻的直译能够确保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关系得以保留。

结构隐喻的翻译同样以直译为主，其所依赖的源域通常是人类共有的基本经验和认知图式，这些源域的特征和功能在中西方文化中具有广泛的可理解性。通过保留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对应关系，直译能够帮助目标语读者借助熟悉的源域认知来理解陌生的目标域概念。然而，当结构隐喻所依赖的源域在目标语文化中缺乏相应的认知基础时，译者仍需根据具体语境灵活调整翻译策略。

综上所述，成功实现隐喻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既需要基于两种语言环境下人们的共有认知基础，更依赖于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在翻译实践中对各种策略和技巧的灵活运用。隐喻翻译的本质是一种认知重构活动，译者需要在充分理解源语隐喻所依托的认知图式的基础上，判断该认知图式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可理解性，并据此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在目标语中为读者重建可理解的认知路径。本研究不仅揭示了《三体》隐喻翻译的策略及其表达效果，还阐明了隐喻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机

制，为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 付雅欣. 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三体》英译本篇章连贯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4.
- [2] 金胜昔, 李浩宇.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三体》英译本风格比较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24(4): 145-157+178.
- [3] 文旭, 罗静纯. 翻译中的创造性认知过程——基于科幻新词的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 55(4): 583-594+640-641.
- [4] Aristotle (1902) Poetics. Translated by S.H. Butcher, Macmillan.
- [5] Lakoff, G.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Ortony, A.,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51.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73865.013>
- [6] 王寅. 认知语法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406-410.
- [7] 黎恋. 荆楚文化的发展历程、本质探寻与历史使命[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23, 43(4): 70-75.
- [8] 梁怡然. 前景化视角的《关雎》英译本比较研究[J]. 现代外, 2020(12): 71-73.
- [9] 林萍. 前景化诗学对文学翻译的启示[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5, 17(5): 104-109.
- [10] 刘守华. 《黑暗传》: 汉民族神话史诗[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 65-67.
- [11] 刘玉堂. 荆楚文化通议[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2): 4-16.
- [12] 彭晓凌. 近年来国内前景化理论的研究与应用[J]. 甘肃社会科学, 2014(2): 250-252.